

试论埃及古王国末期的旱灾及其应对

——以古埃及地方官员为视角

赵 艺*

内容提要 学界多将发生在埃及古王国末期的一次严重旱灾所造成的影响与古王国的没落和王权的崩溃相联系,认为无法应对旱灾是古王国没落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事实上,通过重新对旱灾所发生的具体时间的梳理,可以发现旱灾并非导致古王国衰落的唯一元凶,双方之间也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该时期的此类自然灾害和其对王权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从旱灾应对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这场灾害不仅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在应对灾害时,由于特定的农业生产模式及历史背景,以诺姆长为首的地方官员成为应对干旱的主要力量,在客观上这也对古埃及统一的王权造成进一步削弱,导致第一中间期埃及的分裂与内乱。

关键词 埃及 古王国时期 旱灾 诺姆长

作为对古代埃及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旱灾是古埃及文献中不时出现的主题。其中,在埃及古王国末期、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和第十二王朝时期大量官吏的自传、文学作品中,都描述过发生于这一时期(约公元前2181~前2055年)的一场极其严重的旱灾。在学界,仍有不少学者对文献中所描绘的旱灾事件的真实性有所怀疑。^①而另外

* 赵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埃及史。

① 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149–150; John Gee, “Did the Old Kingdom Collapse? A New View of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in Peter der Manuelian and Thomas Schneider, eds., *Towards a New History for the Egyptian Old Kingdom*, Leiden: Brill, 2015, p. 72; L. Coulon, “Vérité et rhétorique dans les autobiographies égyptiennes de la Première Période Intermédiaire,”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Vol. 97, 1997, pp. 109–138.

一些学者则相信尽管文献的描述存在夸大性,但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同时,随着近年来考古学和气候学的发展,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寻求文献材料之外的证据,证实发生在古王国末期和第一中间期的这场严重旱灾。^①在此基础上,这场旱灾和它所造成的影响与古王国的崩溃之间存在的联系,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早在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贝尔就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论证这场灾荒的存在,且更加注重分析其历史影响。通过研究第一中间期大量有关饥荒的文献,她认为:“埃及第一中间期的文献清楚地表明埃及饱受严重饥荒的折磨,而且饥荒是由尼罗河洪水水位过低产生的,而非人的过失所导致。”同时她又将尼罗河洪水水位的过低与法老的神圣性相联系,认为洪水水位常年处于低位,严重破坏了法老所营造的无所不能地掌控自然的形象,而这才是第七王朝、第八王朝王位更迭频繁的原因。^②奥康诺也认为政治上无法控制的长期低洪水水位和饥荒,才是加速埃及第一中间期政治崩溃的关键。^③美国地质考古学家费克里·哈桑则罗列了一系列尼罗河洪水水位低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他肯定地表示“尼罗河洪水水位低毫无疑问削弱和侵蚀了君主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④另一位学者布策在他早期的研

-
- ① 相关成果参见 Miroslav Bárta and Ales Beydek, “Beetl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Old Kingdom: Climate Change in Ancient Egypt,” in Hava Vymazalová and Miroslav Bárta, eds., *Chronology and Archaeology in Ancient Egypt (The Third Millennium B. C.)*, Prague: Czech Institute of Egyptology, 2008, pp. 215 – 224; Miroslav Bárta, “Long Term or Short Ter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emise of the Old Kingdom,” in S. Kerner, R. J. Dann and P. Bangsgaard, eds., *Climate and Ancient Societies*, Copenhagen: Museum Tusulanum Press, 2015, pp. 177 – 195; L. Marks et al., “Holocene Lake Sediments from the Faiyum Oasis in Egypt: A Record of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hange,” *Boreas*, Vol. 47, No. 1, 2018, pp. 62 – 79; Jean-Daniel Stanley et al., “Short Contribution: Nile Flow Failure at the End of the Old Kingdom, Egypt: Strontium Isotopic and Petrologic Evidence,” *Geoarchaeology*, Vol. 18, No. 3, 2003, pp. 397 – 398; C. E. Bernhardt et al., “Nile Delta Vegetation Response to Holocene Climate Variability,” *Geology*, Vol. 40, No. 7, 2012, pp. 615 – 618; 等等。
- ② Barbara Bell, “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 I, The First Dark Age in Egyp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75, No. 1, 1971, pp. 1 – 26.
- ③ David O’Connor, “Political System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in Egypt: 2600 – 1780 B. C.,” *World Archaeology*, Vol. 6, 1974, p. 16.
- ④ Fekri Hassan, “Nile Floods and Political Disorder in Early Egypt,” in H. Nüzhet Dalfes, George Kukla and Harvey Weiss, eds., *Third Millennium BC Climate Change and Old World Collapse*,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 1997, pp. 1 – 23.

究中就意识到了埃及古王国末期和第一中间期所存在的旱灾情况。^① 在最近的一篇有关文明兴衰原因的文章中，他亦将此作为引发埃及古王国没落的原因之一。^② 相较于国外学者对埃及古王国末期和第一中间期这场旱灾及其影响上的研究，国内学者则对此着墨不多。在刘文鹏先生的《古代埃及史》中虽然也论及埃及第一中间期所存在的低洪水水位和饥谨，但并未将此作为导致王权削弱和统一王国瓦解的原因。^③ 另一位学者金寿福则在他的文章中探讨了气候灾害与埃及古王国没落之间的关系，但反对将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视为导致埃及古王国没落的元凶，认为双方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完全可信。^④

简而言之，目前学界除了少数学者否定该场灾害的发生外，多数人不仅承认旱灾或气候环境恶化的确发生过，同时也认为它对古王国的终结起到了某种作用。^⑤ 然而，如何真实地了解这场灾害所持续的时间，客观地分析其对古埃及历史所产生的多重影响，是深入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据此，本文以古埃及原始文献为依托，在判明旱灾所发生的具体时间范围的基础上，从该时期古埃及地方官员的视角出发，考察他们如何利用应对旱灾而取代古埃及中央政府，成为第一中间期埃及地方的分裂势力。

一 古王国末期旱灾持续的时间

由于缺乏官方文献记载，对于古王国末期发生的旱灾的记载主要来自

- ① K. W. Butzer, "Physical Conditions in Eastern Europe, Western Asia and Egypt before the Period of Agricultural and Urban Settlement," in I. Edwards, C. J. Gadd and N. Hammond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ird Edition, Vol. I,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68-69.
- ② K. W. Butzer, "Collap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9, 2012, p. 3633.
- ③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第264~268页。
- ④ 金寿福：《埃及古王国没落的复杂原因及多重启示》，《历史教学》2022年第24期，第3~14页。
- ⑤ 除了上述学者外，事实上在其他众多涉及埃及古王国没落的著作中，尼罗河洪水水位的过低都是古王国没落的原因之一。参见 Kathryn A. B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 163; 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1-62; Jaromir Malek, "The Old Kingdom (c. 2686-2160 BC)," in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6-107; Miroslav Verner, "Old Kingdom: An Overview," in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91.

该时期古埃及各类及地方官员的“自传体铭文”。^① 在古埃及语中，通常用“*Tsw*”表示由尼罗河洪水不足导致的“旱灾/干旱”。“*Tsw*”原本是“沙洲”的意思。^② 范迪埃认为“*Tsw*”意为尼罗河岸边易于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如果洪水充足，它们会很容易地被淹没数周。而如果洪水不足，这些土地就难以被洪水所淹没，进而引发饥荒。^③ 贝尔则认为“*Tsw*”是位于尼罗河中的沙洲，不一定是两岸可以耕作的土地。但是如果在泛滥季，这些沙洲仍然大面积地露出水面，那么就说明洪水泛滥严重不足。^④ 如果以“*Tsw*”一词为线索，从该时期古埃及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诺姆长（nomarch）及其他地方官员的自传中，可大致推测这场旱灾开始的时间及持续的长度（见表1）。

 表1 以 *Tsw* 为关键词的古埃及文献

| 文献 | 与旱灾有关的内容 |
|----------------|--|
| 《安赫提菲自传体铭文》 | 我使西法特（Hefat），赫尔-米尔（Hor-mer）和【……】存活下来，当天空被乌云笼罩，大地被狂风肆虐，当【每个人】都在阿波菲斯的沙洲上（ <i>Tsw-n aApp</i> ）死于饥饿时 |
| 《埃德芙的仆役长梅尔的石碑》 | 我养活了我的兄弟姐妹们，我埋葬死去的，喂养活着的，无论我在发生的这场旱灾（ <i>m Tsw</i> ）中去往哪里 |
| 《赫提自传体铭文》 | 没有任何水可以被发现； 在大地陷入干旱时（ <i>m Tsw</i> ）我拥有很多北方大麦，我公平地分配粮食养活城镇 |
| 《哈特努布第20号涂鸦》 | 我是一个在旱灾（ <i>m Tsw</i> ）中能够使他的城市存活下来的人，在什么都没有时，我供给着它，不论大小我都提供同样的帮助 |
| 《哈特努布第23号涂鸦》 | 我使它（城市）存活，所以它才能在席卷整个大地的旱灾（ <i>m Tsw</i> ）期间，一切都没留下的时候得到完全供应 |
| 《哈特努布第24号涂鸦》 | 在整个土地陷入干旱（ <i>m Tsw</i> ），什么都没留下时，我带给我的整座城市以生机 |

- ① 此类文献大致出现在古王国初期，主要刻写在同时期古埃及官员的墓地墙壁上，其中记载了官员的生平事迹。
- ② Raymond 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81, p. 378.
- ③ Jacques Vandier, *La famine dans l'Égypte ancienne*, Le Caire: Impr.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36, pp. 75-76.
- ④ Barbara Bell, “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 I, The First Dark Age in Egyp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75, No. 1, 1971, p. 9.

| 文献 | 与旱灾有关的内容 |
|----------------|------------------|
| 《都灵第 1310 号石碑》 | 他击退了两土地的旱灾 (Tsu) |

资料来源: Jacques Vandier, *Mo'alla: La tombe d'Ankhtifi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Le Caire: Impr.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50, pp. 220 - 222; Jaroslav Černý, "The Stela of Merer in Cracow,"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47, 1961, pp. 6 - 7; F. L. Griffith, *The Inscriptions of Si ù ì and D èr R ifeh*, London: Trübner, 1889, pl. 15, line 9; Wolfgang Schenkel, *Memphis Herakleopolis Theben: Die Epigraphischen Zeugnisse Der 7. - 11. Dynastie Ägypten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5, p. 72; Rudolf Anthes, *Die Felseninschriften von Hatnub nach den Aufnahmen Georg Möllers*,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8, pp. 43 - 55; Jacques Vandier, *La famine dans l'Égypte Ancienne*, Le Caire: Impr.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36, p. 110.

在这些文献中, 第一篇铭文的主人安赫提菲为上埃及第二诺姆和第三诺姆的诺姆长。在他的墓葬铭文中, 共记载了两次他和底比斯诺姆长之间的战争。首先, 安赫提菲受距底比斯不远的阿尔曼特军队首领邀请 (也可能是陷阱), 率领军队前往阿尔曼特, 并在那里击败底比斯和科普多斯联军。在第二次战争中, 安赫提菲主动出击, 率军袭击了底比斯诺姆的沿河地区, 底比斯则无力抵挡此次攻击。^① 根据上述描述可以看出, 这两次战争发生之时, 上埃及尚未统一。那么安赫提菲活跃的时代, 应该是在底比斯人因特夫一世 (约公元前 2125 ~ 前 2112 年在位^②) 统一上埃及之前, 也就是伊库之子因特夫统治初期。除此之外, 在安赫提菲的墓中还提到一个王名为涅菲尔卡拉 (*Nfr-kA-ra*) 的国王: “愿荷鲁斯为他的儿子涅菲尔卡拉带来洪水。”^③ 考虑到安赫提菲所处的时代及其政治倾向, 这位涅菲尔卡拉很有可能就是埃及第九王朝 (公元前约 2160 ~ 前 2130 年) 的涅菲尔卡拉七世。但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情况, 此处的涅菲尔卡拉指的是佩皮二世 (约公元前 2278 ~ 前 2184 年在位), 因为后者的登基名也是涅菲尔卡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 则说明干旱在佩皮二世统治末期就已经发生。

第二篇铭文的主人公梅尔也生活在第一中间期。在铭文中他提到自己

① Jacques Vandier, *Mo'alla: La tombe d'Ankhtifi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Le Caire: Impr.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50, pp. 198 - 206.

② 本文所使用的年表均依据伊恩·肖的《牛津古代埃及史》, 参见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83.

③ Jacques Vandier, *Mo'alla: La tombe d'Ankhtifi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Le Caire: Impr.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50, pl. XL.

是“胡家族 (*Pr-xww*) 的仆役长和祭牲总管”。^① 这里所提到的“胡”，基本可以肯定是上埃及第二诺姆的诺姆长。在安赫提菲的铭文中，同样也提到了统治第二诺姆埃德夫的胡家族。不过后来这个家族被安赫提菲击败并取代。此外，梅尔还宣称自己供奉过多达 13 位统治者 (*drp n HqAw aa*)。^② 这些说明他所生活的时期，距离安赫提菲入主第二诺姆的时间并不久远。因此，可以判断梅尔可能大致与安赫提菲生活在同一时期，甚至稍早。

同安赫提菲一样，第三篇铭文的主人赫提同样也是一位诺姆长，他所统治的地区为上埃及第十三诺姆。同时，他也是第一中间期埃及“名义上”的统治者——希拉康坡里斯王朝的拥护者。但有学者也认为，该文献中的赫提指的应该是赫提一世，即另一位诺姆长特菲比的前任，而特菲比的儿子则是赫提二世。^③ 在特菲比的自传铭文中，就提到了与底比斯之间的战争。根据铭文记载，当时位于底比斯的第十一王朝，已经征服了安赫提菲曾经统治的上埃及第一诺姆到三诺姆。^④ 由此可以推断出，赫提一世活跃在底比斯对外扩张之前，也就是底比斯人因特夫一世统治之前。在文中，赫提一世也并未涉及与南部底比斯之间的战争，而是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营造神庙、陵墓等事务上。这无疑也印证了他是赫提一世。除此之外，赫提一世还提及他年少时，曾经在王宫和王子们一同接受教育。由此也可以推测他生活的年代应该是在第九王朝或第十王朝（约公元前 2160 ~ 前 2025 年）统治时期。

另外，哈特努布采石场第 20 号涂鸦属于上埃及第十五诺姆的诺姆长纳赫里，第 23 号和第 24 号涂鸦则分别属于他的两个儿子杰胡提纳赫特和卡伊。在第 20 号涂鸦中，纳赫里甚至直接采用了自己的统治年份作为纪年。

① Jaroslav Černý, “The Stela of Merer in Cracow,”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47, 1961, p. 6.

② 塞尔尼将之翻译成梅尔服侍过 13 位统治者，显然是错误的也不合乎逻辑，参见 Jaroslav Černý, “The Stela of Merer in Cracow,”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47, 1961, p. 9.

③ Donald B. Spinel, “Asyut,” in Donal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4 – 156.

④ James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Vol.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p. 182.

虽然这对于确认他所活动的年代并无太大帮助，但是纳赫里和其两个儿子所留下来的其他信息，则有助于确定他们所活动的大致年代。在纳赫里统治第五年的时候，根据其子卡伊的描述，他的城市遭到了麦扎伊、瓦瓦特、亚洲人、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联合攻击。^① 他的另一个儿子杰胡提纳赫特也参加了这场战斗。^② 福克纳认为这场战争应该发生在第九王朝早期，是纳赫里对第九王朝的一次叛乱，而非发生在第十一王朝因特夫时期或孟图霍特普二世（公元前 2055 ~ 前 2004 年在位）时期。因为在三位因特夫的统治时期，底比斯并未控制下埃及。而在底比斯统治者孟图霍特普二世时期，埃及已基本完成统一，因此很难让人相信纳赫里会选择在此时与整个埃及对抗，甚至在战后继续担任诺姆长。^③ 如果福克纳的解释正确的话，那么显然纳赫里活跃的年代，应该是在埃及第十一王朝独立之前，大概于公元前 2160 年至公元前 2125 年。

最后一篇铭文，即都灵第 1310 号石碑上并未提及它的主人是谁。但根据范迪埃的观点，碑文的主人公应该是底比斯统治者因特夫一世。^④ 因为铭文后半部分的内容，描述了他对于神的虔诚以及神因此对他的恩宠。但在古埃及，此类描述一般只出现在国王和众神之间。而因特夫一世是第十一王朝第一个拥有荷鲁斯王名的国王。他的荷鲁斯名“塞赫·塔威”（*shrtAwy*），意为“给两土地带来平静者”，似乎也颇为契合都灵第 1310 号石碑上“他击退了两土地的旱灾”的表述。因此，如果这块石碑确实属于因特夫一世的话，那很有可能在因特夫一世时期尼罗河洪水已经有很大可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主人公大都活跃在第一中间期前期、底比斯人开始扩张之前。其中部分人还可能出生于第六王朝法老佩皮二世统治末期。并且，都灵第 1310 号石碑也表明了，在因特夫一世

-
- ① Rudolf Anthes, *Die Felseninschriften von Hatnub nach den Aufnahmen Georg Möllers*,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8, pp. 36 - 37.
 - ② Rudolf Anthes, *Die Felseninschriften von Hatnub nach den Aufnahmen Georg Möllers*,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8, p. 16.
 - ③ R. O. Faulkner, "The Rebellion in the Hare Nome,"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30, 1944, pp. 61 - 63.
 - ④ Jacques Vandier, *La famine dans l'Égypte ancienne*, Le Caire: Impr.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36, p. 110.

统治时期干旱情况已经有所缓解。因此，从持续时间上来看，这次干旱大致开始于佩皮二世统治结束之后，持续了两代人的时间，大概为 30 年至 50 年。

二 古埃及地方官员应对旱灾的手段

除了上述提及的文献外，在几乎所有古王国末期和第一中间期的官员传记中都有对旱灾或多或少的描述。但遗憾的是，面对旱灾，包括安赫提菲在内的大多数人只宣称自己有充足的粮食，能够养活城镇或诺姆。但他们对于如何获得大量的粮食，用以喂养饥饿的人口，却并未进行直接说明。^① 详细记录自己究竟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干旱的只有两位，分别是身为诺姆长的赫提一世以及作为诺姆长下属的仆役长梅尔。

在赫提一世的自传中，他对于自己如何应对干旱有着十分具体的描述。“我修复了一条 10 肘宽的河道，在耕地上挖掘而成。我设置了一道门……，持久耐用，而且一次就建成，没有损失一户人家。……在上埃及一片糟糕，滴水不见时，我为这座城镇建造了一条引水道。我封锁了边境。我使高地变成沼泽。我使洪水能够淹没古老的土丘。在每个邻居（邻近诺姆）缺水时，我使耕地能够被淹没。每个人都从心底感到满意，我还把水给他的邻居，这样他们就能和平相处。”^② 实际上，赫提一世真实地描述了当时埃及人应对干旱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即兴修水利。通过修建沟渠，设置闸门，从而更有效率地使用河水，浇灌土地。同时，赫提一世还封锁了自己治下的诺姆与其他诺姆之间的边界。此举显然是为了防止本就不足的河水从该诺姆的田地流向其他地区，以尽可能地保留珍贵的水源。此外，为防止因争抢水资源而陷入内斗，他对有限水源也进行了分配和管理。

以兴修水利、截留水源的方式应对干旱的做法，同样也见于仆役长梅

① 诺姆长如上埃及第十五诺姆的纳赫里及其两个儿子、安赫提菲，官员方面如来自吉贝林的伊提（Iiti）、海卡布（Heka-ib）等都声称自己养活了所在的城镇，但缺乏对如何拥有大量粮食原因的描述。

② 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Autobiographies Chiefly of the Middle Kingdom: A Study and an Anthology*, Freiburg and Schweiz: Universitätsverlag, 1988, p. 26.

尔的铭文中。在属于他的石碑上记述道：“我养活了我的兄弟姐妹们，……我封闭了他们所有在城中和乡下的田地和土墾，防止他们的水源淹没别人的田地，就像一位精干的平民（*nDs*）应为他的家族所做的那样。”^①而在这里可以看出，作为上埃及第二诺姆诺姆长家族的仆役长以及祭牲总管的梅尔，也是一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的家长。为了使尼罗河洪水保持原样，他封闭本家族田地，以防止水流到别人的田地中。不过相较于赫提一世封闭整个诺姆的边界留存水源的做法，梅尔则只是封闭了本家族的田地留存水源，其规模大小显然并不一样。虽然在第一中间期的多数官员铭文中，铭文的主人都并未提及他们所采取的具体赈灾措施，但从上述两篇文献内容的描述不难看出，通过修建水利设施（沟渠、闸门、蓄水）浇灌更多的土地，才是这些诺姆长及官员们拥有粮食、养活部属的手段。由此可见，在古埃及这样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除了像饥荒石刻（*Famine Stela*）铭文中伊姆霍特普那样净身沐浴，向克努姆神献上祭品并虔诚祈祷外，^②兴建水利设施才是当时埃及人得以度过饥荒的主要手段。

在上述所引用的两份文献和同时期其他官员的自传铭文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领导应对旱灾的往往是当地的诺姆长等地方官员，而非法老或由其所委任的代表。而且，在这些官员的自传中，也从未提到过受国王的指示，或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承担国王赋予他们的重任。^③然而，该时期安赫提菲、赫提一世等诺姆长名义上仍效忠于希拉康坡里斯第九王朝、第十王朝，后者对埃及的统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该现象一方面反映出该时期的法老难以有效掌控整个国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地方诺姆长试图有效控制各自管辖范围的野心。

① Jaroslav Černý, “The Stela of Merer in Cracow,”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47, 1961, p. 6.

② 虽然饥荒石刻被认为是在托勒密五世，而非其所描述的第三王朝左塞尔王时期所创作的，但“求神拜佛”显然是一项传统。参见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I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 94–100.

③ 尤其是考虑到在古王国甚至整个古埃及历史上为国王服务或执行任务乃是埃及人信奉“玛阿特”的最重要要求之一。参见 Maulana Karenga, *Maat the Moral Ideal in Ancient Egypt: A Study in Classical African Eth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44–52.

三 古埃及地方官员得以主导赈灾的原因

在面对古王国末期出现的旱情时，古埃及人在灌溉手段上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依靠尼罗河洪水泛滥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在尼罗河洪水正常的情况下，生活于古王国及之前历史时期的埃及人并不迫切修建人工灌溉设施。他们所要做的是，等待每年定时而来的洪水从决口漫出，淹没河两岸的田地。然后在洪水退去后，进行播种收获。因此，有学者认为直到第一中间期之前，埃及都没有出现通过人工修建的水利设施，自然也较少存在由中央所控制的水利灌溉网络。^①然而，为了应对尼罗河洪水的不足，埃及人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名为“格田灌溉”的方法^②。这种方式主要依照埃及南高北低的地势，利用沟渠、围堤、闸门等设施，控制和调节洪水淹没各个地块的时间，从而更好地沉积土壤所需的养分以及防止土壤盐碱化。^③上文中提到的赫提一世以及梅尔应该也是采用的此种方法应对旱灾。

同时，在组织人员修建水利设施以应对旱灾的过程中，以诺姆长为首的古埃及地方官员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已经发现的古王国时期行政头衔中，并没有任何与组织管理灌溉有关的头衔出现。^④虽然在古王国不少大臣的铭文中都有“开凿运河”的记载，但修建这些运河主要是为了运输货物和人，而非浇灌土地。^⑤因此，与传统上所认为的古埃及拥有一个由中央政府控制和管理的灌溉网络不同的是，埃及水利设施的修建及管理呈现地方性、分散性的特点。^⑥即使是在埃及重新统一之后的中王国时期，也有不

① W. Schenkel, *Die Bewässerungsrevolution Im Alten Ägypten*, Mainz: Zabern, 1978, pp. 25 - 36.

② “格田灌溉法”更多是基于近代埃及人所使用的灌溉设施而进行的推测。

③ K. W. Butzer, *Early Hydraulic Civilization in Egypt: A Study in Cultural Ec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 20 - 21; E. Endesfelder, “Zur Frage der Bewässerung im pharaonischen Ägypten,”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 106, 1979, p. 39.

④ 有关古王国时期的行政管理头衔，参见 K. Baer, *Rank and Title in the Old Kingdom: The Structure of the Egyptian Administration in the Fifth and Sixth Dynas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⑤ E. Endesfelder, “Zur Frage der Bewässerung im pharaonischen Ägypten,”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 106, 1979, p. 46.

⑥ Joseph G. Manning, “Irrigation et État en Égypte antiqu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57, No. 3, 2002, pp. 611 - 623.

少文献提到水源的管理掌握在相关城镇的手中，人们还用界碑确定所属地域的范围。^① 由此可推测，在古王国后期中央政权逐渐失去对整个国家的掌控后，埃及的地方官员甚至村社首领等才是实际组织和掌管灌溉的人。

进一步看，修建堤坝、加宽沟渠甚至是人工提水灌溉等赈灾措施本身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投入。而从诺姆长这一官职的产生背景、所持有的主要头衔及主要职责来看，作为自下而上产生的、与地方宗教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组织地方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诺姆长安赫提菲所持有的头衔中，除了荣誉性的头衔之外，能够反映其权势来源的头衔主要有两个：“*Hrj-tp aA n WTz-Hr NXn*”和“*jm. y-r Hmw-nTr*”。^② 前者偏向世俗化，翻译为“埃德夫诺姆和希拉康坡里斯诺姆的伟大首领”，后者侧重于地方宗教方面，意为“祭司长”。但是，另一位诺姆长赫提一世则并未持有“阿西优特诺姆的伟大首领”头衔，而只持有“*jm. y-r Hmw-nTr WpwAwI*”和“*jm. y-r Hmw-nTr Jnpw*”，即“瓦普瓦乌特神的祭司长”和“阿努比斯神的祭司长”两个头衔。^③ 其中提及的两位神都是以阿西优特为崇拜中心的地方神。上述两个诺姆长持有的、表示其权力来源的头衔，也基本反映了第一中间期诺姆长所持有头衔的基本情况。他们或持有“诺姆的伟大首领”以及“祭司长”中的任意一个，或两者同时持有。^④ 按照赫尔克的解释，祭司长本来应是诺姆伟大首领的下属，但是随着地方神庙地位越来越高以及获得更多的免税特权，因此祭司长的地位开始逐渐与伟大首领并立。^⑤

需要注意的是，“诺姆的伟大首领”这一头衔，在第六王朝之前并不

-
- ① Harco Willems, “Nomarchs and Local Potentates: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ddle Kingdom,” in Juan Carlos Moreno Garcia, ed., *Ancient Egyptian Administrat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 pp. 350–352.
- ② Jacques Vandier, *Mo`alla: La tombe d'Ankhtifi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Le Caire: Impr.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50, pp. 18–19.
- ③ Wolfgang Schenkel, *Memphis Herakleopolis Theben: Die Epigraphischen Zeugnisse Der 7. – 11. Dynastie Ägypten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5, p. 69; F. L. Griffith, *The Inscriptions of Siût and Dêr Rîf-eh*, London: Trübner, 1889, pl. 15, line 41–42.
- ④ W. Helck, *Zur Verwaltung des Mittleren und Neuen Reiches*, Leiden and Köln: Brill, 1958, pp. 200–201.
- ⑤ W. Helck, *Zur Verwaltung des Mittleren und Neuen Reiches*, Leiden and Köln: Brill, 1958, p. 200.

存在。^① 与之最为接近的一个头衔为“*Hrj-tp*”，即“首领”，在古王国时期的不少文献中都出现过。在《科普多斯法令》B篇中就提到，佩皮二世签署法令给科普多斯诺姆的首领们(*Hrjw-tp nw nTrwj*)这一群体。^② 在G篇中也提到，诺姆的祭司长伊迪与首领们(*Hrjw-tp*)、城镇长官们(*HqAw njwwt*)等一起划分土地。^③ 在《乌尼自传》中，乌尼也提到有首领参加了他所带领的军队。^④ 在上述文本中，“*Hrj-tp*”都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这说明在一个诺姆内存在并立的多位首领。而且在《乌尼自传》中，“首领”还与国王的掌玺者、王室地产的统领，祭司长等高官一起出现。但令人疑惑的是，在第四王朝和第五王朝的地方行政管理头衔中，却并未发现“*Hrj-tp*”这一头衔。^⑤ 因此，有理由相信“*Hrj-tp*”这一头衔并不是正式的行政头衔，而只是对于当地社群首领们的一种称呼。佩皮一世时期(约公元前2321~前2278年在位)的诺姆长卡尔的一篇铭文，则清楚地展示了“*Hrj-tp aA*”头衔的产生过程：“我被带到佩皮一世那里，同首领们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然后麦瑞拉陛下让我去往南边，到上埃及的第二诺姆，作为‘唯一的同伴’和‘这个诺姆的伟大首领’。”^⑥ 这段陈述文字反映了“诺姆的伟大首领”源自“首领”这一群体，也就是说国王很有可能会从诺姆的“首领”中选择一人，擢升为“伟大首领”。

诺姆长持有的另一个头衔——地方神庙的“祭司长”，同样也不属于古王国时期地方行政管理头衔之列。但它的出现要比“诺姆的伟大首领”早得多。早在埃及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4年)，在丹德拉和艾卡卜两地就发现了三座分别属于当地神庙祭司的大型马斯塔巴墓葬。墓主们除了持有“哈托尔神的祭司”“祭司长”等神职头衔和“国王所熟知的人”头衔外，并未持有任何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头衔。在这些神

-
- ① 生活在泰提一世时期来自埃德芙的伊兹一般被认为是最早持有伟大首领头衔的州长，参见 E. Edel, “Inschriften des Alten Reichs, I, Die Biographie des Gaufürsten von Edfu, Jzj,”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 79, 1954, pp. 11–17.
- ② Kurt Sethe, *Urkunden des Alten Reichs*, Vol. I, Leipzig: Hinrichs, 1933, p. 280.
- ③ Kurt Sethe, *Urkunden des Alten Reichs*, Vol. I, Leipzig: Hinrichs, 1933, p. 294.
- ④ Kurt Sethe, *Urkunden des Alten Reichs*, Vol. I, Leipzig: Hinrichs, 1933, p. 102.
- ⑤ 有关第四王朝和第五王朝时期上下埃及地方行政方面的头衔，参见 Henry C. Fischer, *Denndera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New York: J. J. Augustin Publisher, 1968, pp. 9–10.
- ⑥ Kurt Sethe, *Urkunden des Alten Reichs*, Vol. I, Leipzig: Hinrichs, 1933, p. 254.

庙祭司的墓葬中，还发现了国王赠送的带有王名的器皿等礼物。^①实际上第四王朝时期，几乎所有留下文字记录的贵族墓葬都集中在首都孟菲斯地区。然而，在地方出现如此规模的大型马斯塔巴墓葬，这或许说明它们的主人一定在当地拥有强大的影响力。^②因此，他们虽然只是地方宗教领袖而非行政官员，但连国王也不得不赐予他们一些荣誉性头衔和精美祭品，对其进行拉拢。到埃及第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494 ~ 前 2345 年），地方神庙的祭司长们开始正式走向前台，不断被国王授予如“*jm. y-r pr n Hwt-aA*”“*jm. y-r njwwt mAwt*”等和地方治理相关的头衔。而除了承担地方管理职责外，在第五王朝时期国王的年鉴中还记载了大量的土地被捐赠给了地方神庙。^③这也由此更进一步增加了地方神庙祭司长的权力，最终使得一些诺姆只有祭司长而没有“诺姆的伟大首领”。

通过上述对第一中间期诺姆长持有的两个主要头衔的溯源，可知这一群体出现的过程具有强烈的本地化色彩。首先，诺姆长家族往往最初都在本诺姆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地方宗教社会关系网的中心，因而被国王任命为统治一方的诺姆长。同时，位于各地的诺姆长墓葬规格及豪华程度，以及被大大小小的随从的墓葬所环绕的布局，也印证了他们在本地区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古王国前期的“诺姆的伟大首领”绝不应看作对王权的威胁和削弱。相反，这恰恰是法老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开发各个地区，尤其是远离孟菲斯的上埃及而主动采取的措施。^④由此也可以看出，诺姆长之所以能够在赈灾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除了与王权的衰落有

① Henry G. Fisher, *Dendera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New York: J. J. Augustin Publisher, 1968, pp. 14 - 19; S. J. Seidlmayer, "Town and State in the Early Old Kingdom: A View from Elephantine," in Jeffrey Spencer, ed., *Aspects of Early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p. 118.

② 肯普通过对古王国时期埃里芬梯尼、希拉康坡里斯、阿拜多斯、科普多斯等地存在的地方神庙的考察，发现里面充斥着大量本地民众供奉的制作粗糙的小雕像，这显示了当地神祇在本地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参见 Barry 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113 - 135; 赵艺《古埃及早期王权发展与地方标志性建筑的关系——以埃里芬梯尼城为例》，《外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第66~74页。

③ Juan Carlos Moreno Garcia, "The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Kingdom in the 3rd Millennium," in Juan Carlos Moreno Garcia, ed., *Ancient Egyptian Administrat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 pp. 107 - 108.

④ Kathryn A. Bard, *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45 - 46.

关外，还与这一群体在本地区长期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有关。

结 语

综上所述，埃及古王国末期所发生的干旱及古王国的瓦解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其背后涉及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进程。首先，干旱开始的时间决定了如果仅从以王权为中心的视角出发，考察古王国的衰落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干旱发生之前，王权就已经处于衰落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本身就难以再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应对旱灾。而且，由于缺乏王室文献的记载，对于这场旱灾的描述和应对也都来自地方官员的个人传记。因此，基于现存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灾害发生后，地方最高长官——诺姆长主导了一系列的赈灾活动。这背后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央政权弱化的结果。缓解灾情所使用的兴修水利等手段，需要对当地人力和物力进行有效掌控及调配。那么，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该时期的古埃及法老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权威，以应对干旱所带来的饥荒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当时负责地方管理的诺姆长因其自身的职责及特性，成为堪当大任的组织者。而他们在利用赈灾活动树立自己权威的同时，取代了之前本应由法老在地方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导致其权威被进一步削弱。因此，旱灾并不是古王国崩溃和统一王权衰落的元凶，而应被视为一个促进性因素，而这对现代人理解自然灾害与古埃及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刘金虎]